

静夜思

# “没有意义”的石头

武冈市第二中学 黄三畅

这是一块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石头。捡回来后,就顺便放在客厅的茶几上。几个客人来了,自然要欣赏,他们翻来覆去考究,又分别以六个面为底,以八只角为底摆来摆去。然后有人笑着说,这大概是贾平凹书里那块丑石吧,其实是块陨石,丑到极处就是美到极处。我说不是,就是一般的花岗石。又有人说,是从哪名山大川拿回来的。我说不是,我是到野外游玩,顺便捡了回来的。

于是他们一致的意见是:没有花纹,不像什么东西的形状,也没有悦目的颜色,也不是出身名门,这样的石头,摆在这里有什么意义?

我说,就是看一看,摸一摸,也没有打算讲究什么意义。

后来,我就把没有意义的石头,摆在我

电脑架的台板上,码字码得有点倦的时候,就把目光投向它,有时还抱下来摩挲一番,算是休息或调节大脑。

久而久之,这石头竟成了我的朋友。

我也曾问过它:你的母体一定是一块庞然大石,你是怎样脱离母体的?脱离母体以后心情是怎样的?是被抛弃的怨艾还是获得自由的喜悦?它当然不回答我,沉默得一如“石头”。

我也曾怎样猜想:它脱离母体后在山坡上雀跃翻滚,然后一个筋斗翻到沟谷里,于是流水冲击它、冲击它,把它冲得稍稍平滑了一点。也不知什么原因,它没有被冲到溪谷里、大河里去,而被“晒”在山坡上,然后阴差阳错,被我发现了,捡回来了。佛说万事皆有缘,我和这石,当然是有缘的了,这缘,

不知修了几世几劫才得到的。

对它,哪里还有“平常一石头”“百无一用”的感觉?分明是“爱物”了。既是“爱物”,似乎也有意义蕴含其中了。

人之爱一样东西,有时是讲不清道理说不出缘由的,所谓“爱了就爱了”。《庄子·山木》里有一则寓言,说一个旅馆主人有两位内人,他爱的一个,是别人认为丑的,问他为什么爱丑的而不爱漂亮的,那人说:“其美者自美,吾不知她美在哪里;其丑者自丑,吾不知她丑在哪里。”可见,美与丑,全在人的心理感觉。一样东西,起先你并不觉得它美,但也不嫌弃它,然后又慢慢呵护它,与它交流,它就慢慢变成你心目中的“美”了。

没有意义而变成有意义,丑而变成美,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。

写诗吧

## 烛光里的腰身

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幽林石子

在黑夜中作画  
那种姿势,一心指向  
同学们手指的方向  
他的背脊来回抚摸烛光  
彼此的温暖照亮了宣纸

沉静的腰身还要为花骨朵  
临摹到什么时候?  
度数越来越低  
少年的月亮  
中年的月亮  
晚年的月亮  
一直没有磨砺出  
那样执著的弧,深邃的弧,古老的弧

线条的孤独是自己的  
色彩的沧桑是自己的  
画不曾叹息  
意义优美到越来越沉默  
开出一路嬉戏的花朵

浮生纪

## 你所悲悯的人

□ 顾怡

中国文人墨客的传统,是见到辛苦劳作的百姓,都要悲悯一番的。寒冬腊月卖炭的老翁,正午锄禾的农夫,风波中捕鱼的渔人,在文人的诗句中,都是值得同情的可怜人。自然,农业社会,劳动力的价格并不高,商业也不发达,卖苦力的人,收入和境遇,确实比吟风弄月的文人们要差不少。文人从高处俯视,发些众生辛苦的感受,也颇合情理。

需要辛苦劳作的行业,现代社会也不少。在写字楼里吹空调的上班族,或是各色文艺青年和“小清新”们,也是颇流行关怀“弱势群体”的。在朋友圈里发张寒夜里环卫工人的照片,或是清晨卖早点的小贩的图片,配上一些鸡汤文字,即可获点赞无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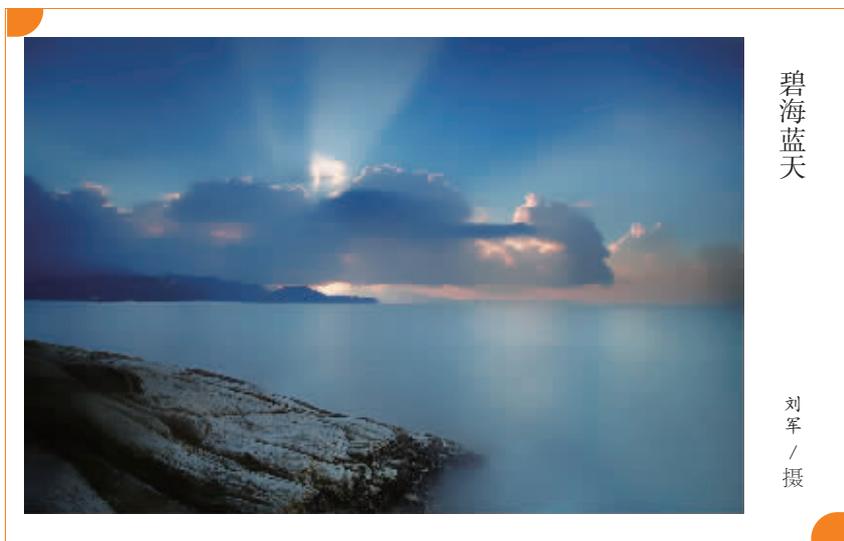
其实清晨早起卖力的人,不只是卖早点的小贩。NBA 篮球明星科比也曾说过“你知道洛杉矶凌晨4点是什么样子吗?我知道”的金句。然而并没有人去悲悯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要开始高强度训练的科比,只有羡慕和膜拜而已。看来,几点起床和劳动强度如何,并非“小清新”们是否投以悲悯的关键,关键只能是收入。

那么,如果“小清新”们发现,卖劳力的小贩经济收入也并不差,甚至可能胜过自己,不知又该作何感想?媒体近日报道,山东临沂有一个村子,村民们在上海经营早餐煎饼,一年净利近75万元,多位村民已经在上海买房,等等。

当然,这个收入的计算可能有夸大之嫌。记者还说,“整个上海市区90%的煎饼摊”都来自这个村子,不知有没有经过调查?但城市中辛苦劳作的人,或卖早餐,或贩肉菜,或送快递,或搬砖砌墙,每月所获高于不少写字楼中的白领,乃至在城中买房置业,早已不是新鲜事。

悲悯与同情,往往基于某种优越感。维系优越感的,往往是更高的收入或社会地位等。但当你蓦然发现,你所悲悯的“弱势群体”收入比你还高,那种滋味不好受。农民工起薪高于应届大学生起薪,已不是新闻。互联网正在摧毁大量传统白领职位,但体力活行情却一年年看涨。公司文员辞职当月嫂,大学生回炉学技工,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。

中国传统有看不起做体力活的心理,“君子不器”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”。在商业社会,消费者用钱投票,这种心态迟早要扭转过来。



碧海蓝天

刘军 / 摄

## 用心,梦想能成真

长沙市明德中学 K351 班 冯露雅

一叶,一盘,一方板;一笔,一纸,一名家。怀素用简陋的工具日复一日的揣摩练习,只因他内心的那份热心,恒心与坚心。热心倾注于笔尖无怨无悔;恒心流于膝盘巍然屹立;坚心立于高高的土堆愈久弥坚。用心,恒心,梦想能成真。

热心,对目标的热爱之心,催发我们踏上征程的脚步,也点燃我们征服困难险阻的勇气与智慧。拥有一颗热心,享受挥汗如雨的喜悦。那一腔涌动的热血,蓬勃的热情,为远志而沸腾,终将收获成功的喜悦。晚清著名政治家曾国藩少时挑灯夜读,却被入室偷窃的盗贼讽刺笑话其愚钝,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求学入世的心志,饱含着那份对知识的热情,将古册巨典熟读通记,终成大家。他的潜名著《曾国藩家书》成为巨典,他的外交才能亦名扬四海。如果没有对学业,政治的热爱,将何以成就如此?相比当今许多学子,困于泛读滥写,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,对学习缺乏热心,当然收效不佳。

恒心,向目标发起的一场时间考验之旅,守住对目标的承诺,就是预定成功对我们的承诺。持一颗恒心,夺得万里征途后的胜利。我们不啻叹骥一跃,却执着于功在不舍,驽马十驾亦能完成征途,取得成功。她,用一个球拍挥动人生,用一份执着夺得桂冠,让世界体坛为之动容,让炎黄子孙为之惊叹欢呼,她就是网球运动员李娜。作为运动员中的高龄女子,她始终怀有一颗不变的恒心走在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征途上,终获得第一个大满贯,她如一颗闪耀的明星在世界体坛的舞台上熠熠生辉。她的荣耀不止于球场上的一举成功,

而更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练习,是一次又一次受伤失败的奠基。

坚心,为目标而坚强不屈的心志,支撑起我们的头颅永远面朝希望,激励着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远方。秉一颗坚心,屹立于激流乱石的困境。在纷繁的人生长河中,有的人随波逐流,迷失方向,终寻不回自己;而有的人逆流而上,立志成中流砥柱,秉着一颗坚心,于逆境中绽放。欲望杂念可以动摇人性,却触动不了一颗坚心。龙应台在《野火集》中说:“我的人生里没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揣测别人对我的看法与评价;该做的事太多了。”她用尖锐的笔力写出一行行直击现实,令人动容,引发深思的文字。《野火集》是她真实内心的写照,是她坚定的指出污秽的愤慨,是她于黑暗政史中的呐喊。在同一片夜空下,有一声呐喊也许没那么瞩目,却声声燃烧着一颗坚定的心。《星夜》的作者——梵高,一生穷困潦倒,他的作品在他生前无人欣赏甚至让人唾弃。当富裕的兄弟要求他放弃“一室废纸”与自己开办农场时,他稳稳的立好画板,拿起画笔,留给兄弟一个单薄而坚挺的背影。《星夜》是他在精神疗养院独自一人坐于窗前面对茫茫星夜画下的,有人说,《星夜》是他内心的宣泄,对世事的不满而想象出心中够不着的启明星,而我想说,这就是梵高的启明星,那颗对作画的坚心。

用心,梦想能成真。热心给予你坚持的动力,让你抱有热情。恒心促你执着的品性,追求梦想的心志。坚心立你坚定的信念,于困境中愈久弥坚。当你用汗水和坚挺的傲骨熬成了动人的汤时,成功之神会向你款款走来。

水云谣

## 秋草,秋草

安徽省望江县古炉中心学校 范烛红

当时光之藤缓缓越过秋的门楣,我开始以一种虔诚的姿势去审视那些青草的心。此刻,放眼乡下,野草依然是广袤大地上快乐无比的奔跑者,它们踏着款款神秘而轻盈的节奏,原本铿锵有力的步伐已然趋于柔软与深邃。

记忆里,那时我上小学,每逢节假日,尤其是暑期,我常到郊外田野放牛,邀三五同伴,悠闲地牵着温驯的老牛,静静享受的是草地上那份温润舒适的时光。有时,我们会将牛拴于树荫下,然后钻入庄稼地里拔草。少顷,各自皆抱着一大簇青草摆在牛的眼前,这些被阳光炙烤过的野草软绵至极,尚未丢失水分,最适合牛的胃口,就在它们津津有味地吃着爱物的时候,大伙儿便忙着“打牙祭”的事了,随意垒几块石头,扯一些枯枝败叶,用隔日的干草引燃,再挖几个红薯或地瓜放入火中,一席别开生面的“野外聚餐”就正式开始了。

草样人生亦峥嵘,除却那一派象征着顽强生命力的蓬勃生机,野草们近乎悲壮的归宿同样令人景仰。那时我家有一方临湖开垦的水田,坝上长满了丰盈的水草,这种草色泽清亮,韧劲十足,祖母在劳作之余常用它们编制草席子或扎个小花篮,做得多了偶尔还能卖几个小钱。后来,祖母年纪大了,眼也花了,许多农活已力不从心,但她仍然闲不住,秋收之后,她会拿着镰刀去割坝上的水草,经数日阳光暴晒后再一捆捆地背回家。做饭时,祖母用这些草来生火,它们易燃、耐烧,炒出的菜肴也似乎格外香甜,彼时火光映照着祖母苍老而慈祥的脸庞,那些干燥的野草在灶膛内尽情地燃烧,发出的轻响宛如是谁在哼唱一首欢快的歌谣。

夏秋之际的傍晚,父亲常将一些干草及带土的草皮堆成小丘焚烧,这便是农人们精心制作的“火粪”,是一种极好的农家肥。而我所痴迷的,它们在暮霭里氤氲着一缕长长的青烟,连同屋顶烟囱里升腾而出的袅袅炊烟,多年以后已填充成了我岑寂的心灵底片上温暖而苍茫的背景……

秋草的心总隐隐地透着火热与真挚,每一次凝神回眸与俯身谛听,你的心扉都会有些许热切的感应,于是斑驳的心事遂也不再轻易飘散,或漫漶。